

官
賈子新書

平津館叢書本

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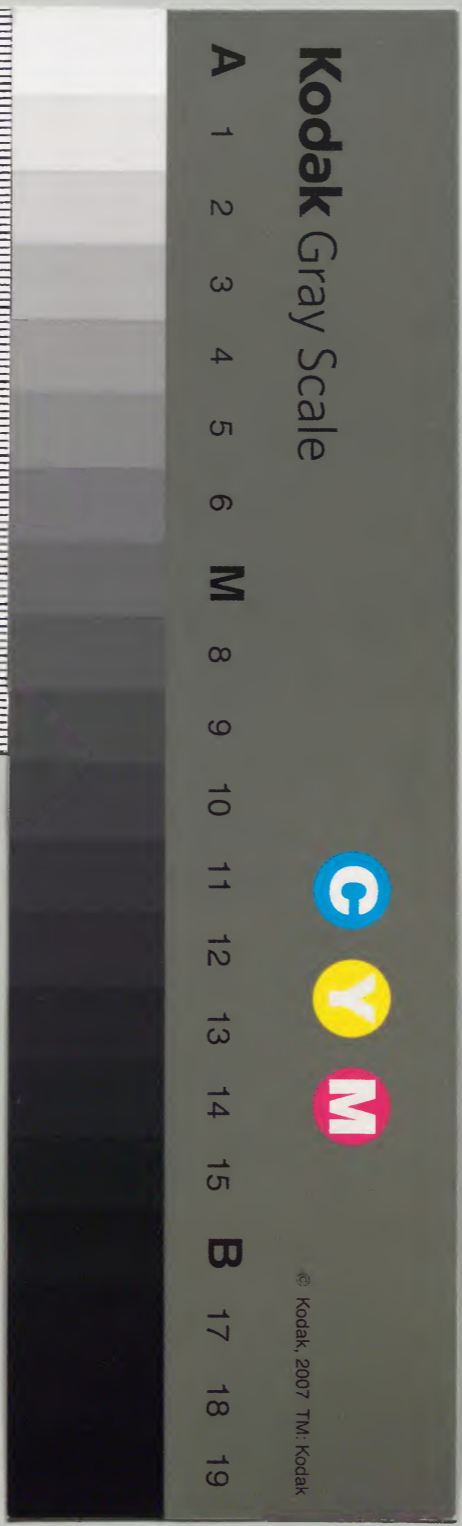
官啟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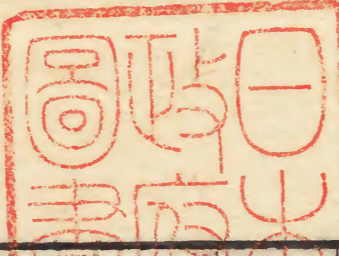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七	九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二	漢
冊	冊	號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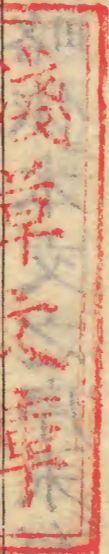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26
冊數	3 (1)
函號	298 38

298-38





校刻賈子董子序



抱經盧先生手校賈子董子之書先後授之梓人既

成以示唐曰此漢兩大儒之遺言也我於校讎之任

嘗盡心矣子其可序之唐觀劉向之稱賈生以為伊

管未能遠過而推董子為王佐之才即先生之序賈

子所謂西漢兩大儒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唐固

無庸復贅惟是先生校正之意竊嘗獲聞緒論知其

出於至慎而不苟請得為讀者告焉夫古書之傳於

今也大都不能無誤後人欲從而校正之必確有可

據始不蹈妄改古書之失。非是則闕疑焉可也。二子之言漢史既錄於志傳，復著其篇目於藝文中。所謂儒家者流、賈誼五十八篇、春秋公羊家、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儒家者流、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是也。歷魏晉缺佚，隋唐史志有賈誼新書十卷、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乃後人掇拾而成。今世所傳唯此而已。閒嘗取漢史以攷新書，知志傳所載奏疏五篇已析為二十餘篇，而繁簡各異。慎到失次者，殆無一篇。不然夫史家篇錄不能不從刪併，要必略依本文之序。未有

言不以序而能成文者。故此繁彼簡，可曰誼書固然。若前後慎到，則決不然矣。而既離析其篇章，則有誼本一篇而後人二之，如宗首之與新疏危亂篇者。至政事疏慎取舍之文，顧闕而不見，故新書之五十八篇非即漢志之五十八篇也。繁露之對膠東王問，即仲舒傳之對江都王問，餘俱不見於漢史。然傳言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當即公羊治獄十六篇，而上疏條教百二十三。則儒家所列也。蓋藝文析仲舒所著為二，如後代史

志之分經說別集兩門。而別集之文制策廟災對之屬咸備焉。故冠以上疏條教也。今合二者爲一書。治獄在其中。條教在其中。而獨以制策諸篇爲別集。此由後之詮次者不悟八十二篇不皆說春秋之文。遂以春秋說之繁露篇爲書名。而改繁露篇曰楚莊王。蓋以首篇名書。因以首語名篇耳。觀漢史所列諸篇無以人名者。則灼然可知矣。雖然是說也。特以想見二書之本然。未可據以改易。今書之次第何也。隋唐去漢未若今去漢之甚遠也。隋唐人已不獲見漢時

舊本。今能知其何如耶。據漢史以改易。今書卒不能復漢時之舊。而轉失隋唐以來流傳千有餘年之篇帙。故校是書者。唯宜是正文字而止。蓋疑則傳疑。所以爲慎之至也。抑又有難焉者。諡粹於禮。其言治道。以三代盛王爲指歸。而參之秦漢。以通其變。故爲有用之實學。仲舒則春秋公羊家老師。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多自仲舒發之。其言五行災異陰陽出入。原于易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漢世知天之學也。故二子皆本於經。皆能通達治體。而賈子得其大。董子得其精。

先生之於二書。凡上自宋本。下迄今人之說。苟其善者。無不備錄。以爲是正文字之助。雖以予說之鄙陋。亦得采入其中。而獨不敢竟易隋唐以來之篇帙。蓋先生之校是書也。必確求其可據。以證明二子立言之意。唐故一言蔽之曰慎也。若夫讀是書者。得先生之本。卽見隋唐之本。因隋唐之本。亦可想見漢時之本。此則由乎其人之自爲討論而已。後學錢唐謹序。

漢兩大儒書序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

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

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邠悲邠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漾漾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

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_中諠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

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諛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

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

之機。凡憂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大漢家列國傳論安是必黃寶氣
 編者且是而與氏乎漢日者且顯
 而其盛蓋之富本也量也然不列
 世列向平其傳者餘更風今購是
 前發在漢士累言南京支曹中其
 成國與天下法之而當器也神平
 之然凡憂列傳都官入大江其言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
 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
 少余不揣固陋竝為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
 雕既成因為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
 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
 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
 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
 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

新書 唐
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

有者。此皆割裂偵到。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

得展者所得為孰多乎哉。余所校据兩宋本，而諛所為賦不在書中，則非即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為得云。

漢書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諛，以適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諛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諛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諛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諛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

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宐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脩板數。

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脩二十九版。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

其本說以道為虛以術為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
 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文王
 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為鑿靈沼得之此以為夢意古
 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
 為近之見慈溪黃震東發日抄

此書開可坐無日雙至今錄其
 本原以此地而論其事皆先帝安策又論蘇復精
 求買立陳書士卷新陳辛五為臨南新書公以家
 于水也既正十四洲重前二十七代也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卷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卷五

無蓄

卷六

鑄錢

傳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卷七

間孝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新書 目錄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目錄

新書卷第一

過秦上

事勢

梁大太

傳

賈大誼

撰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也字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

下云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為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

新書

卷一

而始皇本紀則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諸侯恐

懼同盟而謀弱秦史記同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潭本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潭本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衡建本作連衡非今從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衆建本脫兼字潭本燕趙作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主史記無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昭滑潭本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史記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潭本從陳

師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遁遁而不敢進道與巡同建本尚不

涉世家但作遁逃亦誤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橈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史記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潭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笞天下本皆作敲朴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潭本作百越下同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陳涉世家作賈弓小司馬云賈音烏還反又如字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鋦潭本鋦作鏑音義同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為固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潭本淵亦作

谿良將勁弩潭本下有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潭本無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潭本

訖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潭本作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蓋即駢臂子弓也或云仲弓即

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潭本作而偃起與始

作俛仰又阡陌與漢率疲弊之卒潭本作率罷散將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

下雲合響應潭本合下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潭本傑作後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

也潭本不敵作非鎗始皇譴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潭本非抗下有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也潭本非抗下有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潭本作鄉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潭

也上有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潭本作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勢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然後以

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潭本作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

無而字案小司馬亦

新書

過秦中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

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為下篇據此則此為中篇明矣宋潭州所刻賈子作過秦中今依用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句天

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政讀為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

命潭本無得字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

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

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潭本無推字之字攻字案攻字衍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潭本離字案攻字衍文可刪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潭本同今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合讀今從建本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潭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案上言始

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

亡。此又是一意。潭本作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却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

林引作政。當改。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

囂，新主之資也。建本作短褐。今從潭本改。囂音義同。此從建本。此言

勞民之易為仁也。意林仁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庸主建本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振近代

字。此從史記。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潭本依史記。曼天即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潭本作狡猾。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徐廣云：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竝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
卿以下至於衆庶羣卿史記作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見終始之變潭本作知存
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潭本依史記務在安之而已
矣潭本矣作天屬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
故曰安民可與爲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潭本作身

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不免於戮

過秦下此從賈子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潭本循繕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

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潭本

沛作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潭本有大

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二疑當作貳潭本從史記作上或以二為

古文上字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

悟潭本立下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潭本

作宗廟之祠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

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建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徐衍文今依史記去之又俗閒本有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

六字在此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之上是後入以

史記之文贅入之史記無後然困於嶮岨十字今此

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復矣潭本但全錄史秦雖小

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

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史記作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潭本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險作阨毋訛再餘同史記潭本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潭本有必退師案

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建本陣字退陣

新書

卷一

九

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潭本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抹敗非也。潭本抹上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潭本無謀遠二字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弼同。潭本無也字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字。潭本同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飾讀為飭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潭本怨下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作五序。小司馬云。賈誼書五作主。今建潭本皆相合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潭本後下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因時因史記作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

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社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其私人建本是偏字潭本作徧案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今俗閒本竝作徧非也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

入當黃帝曰日中必建本訛加竹漢書加艸作焚案顏氏家訓引賈誼策作焚

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可

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入夫以豈可得也十六字不成文理今從潭本削去

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匡天下乎。尚憚建本作常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

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二十二字建本又有

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有理以傾時之失豈

不靡哉可以為長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下

同細審皆是後人妄竄太

半不成文理當削無疑

數寧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潭本二上

可為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歎息之大也若其他倍理

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

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

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

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難然同建本作難因謂之安偷安者

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篇中多為後人

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尚可通者今亦姑不刊削

至如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

以數日之間六字於令臣之上又陛下試擇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怪一本作怪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摻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避魏祖名。改潭本作操。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

使為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脗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因諸侯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

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以益壽。見晏子雜下篇。舊本為字。

在神字上誤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繼緜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是當為

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百年也建本固作固訛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則為

明神建本作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潭本亦作股

肱明臣案證言皆指君身不應忽及股肱漢書

作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是也故此亦從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

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

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數

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

文易之恐失其本真耳

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

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當襲迹而長

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潭本無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以後

又潭本法下有程字下句首無以字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

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爲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一夫」字係妄增潭

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建潭本此下有「又有獨太息悲憤今刪雖使禹舜

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

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

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

本俗閒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

子語意竄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豫知建

本訛雜別本作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

離今從潭本者也建本大臣作其臣案此文後亦甚非所以全愛

者作治大臣其字誤今從潭本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

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鋸而

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

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

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

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

本

乃力作制洽甚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

本何作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葆字子孫世世與

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潘彊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潭本此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潭本作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潭本無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潭本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

酈絳灌潭本長沙下有王字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

無憂莫如忠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也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

理即以為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

其為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潭本無然終為

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

以當之此并數葉為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

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

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

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半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

繼為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潭本無悲夫本細末大

弛必至也潭本作弛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必至訛

之勢方病也。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建本此下。又復臣間尾大不掉。惡病也。平居不可屈。未大必折。二句。今從潭本去之。

信一二指搖身固無聊也。失令弗治。必為錮疾。潭本作病。

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拱荀。大施必至。心十字。亦係複衍。

今從潭本去之。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跋

盩。上古蹠字。下古戾字。顏師古曰。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惠王也。乃文帝親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

補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徇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跋盩。建潭本下有可痛哭

者。此病是也。不齊。天子。無。燹。大。對。時。二十

日。同。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在所。潭本訛。所。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予之。受謁。本。作。受。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將至尊也。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別本。誰。作。推。潭本。無。又。無。

之字均並訛作將今從舊校改正然則天子之與諸侯潭本下臣之

與下潭本無此四字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

本補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

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登當如左傳各自其今臣既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潭本無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

弃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

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稱陛下皆脫案當有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

乘輿等也下舊有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

志欲之唯冒上軼圭次也二十三字潭本

空死字餘同。文不可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曉亦是竄入。今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形容也。非下建本有入字。又一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譚本持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譚本曼作性。漫理作性。然則所謂臣主
 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
 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訛膚。又形貌訛。今從譚本改正。則疏遠
 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建譚本並行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
異服二字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譚本
作民德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類別本作述。或校者
一依本書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為長大息者。此
引詩亦然
譚本第一
卷止此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臣

建本作已往則為臣改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例訛今從潭本

為僕僕亦臣禮也亦上諸本皆有則字然稱僕不敢

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至適至和潭本作至粗二字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

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

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

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

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則字為句今案是以高下異

當於異字為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普當以異字為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

從潭本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潭

本訛用加人者品此臨之卑人者品此承之卑與卑下並同潭本

卑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

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潭本作著各處其檢人循其

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讓貴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岑

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是行使案舊文使字作岑山

人入下子云云建本訛作季潭本作使今据李說定

作岑又一本作位合上勢字為句是後人以意改之

不可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

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脫是

若日之與星建本有以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

冒貴幾讀與冀同潭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

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其本不

益壤事勢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漢書作陛下

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

豪植而太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

句顛倒前後以亂本書即此起數語已大失諛之本

意蓋諛以為即不定制不必久遠也而弊且立見今

此書似謂不為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

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

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

之自為別白可耳建潭本並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

而太強五字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建本

訛作持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並有猶且彙立而

而大疆語為之使不可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

曉以疑誤人今刊去

子之比於面耳勸與僅同建潭本並作勸字書無勸

字漢書作厓如黑子之著面潭本作

勸此黑子 豈足以為楚御哉別本作禁御而陛下所
之於面耳 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為鄰
 勸自完足矣建潭本作勸自見唯皇太子之所恃者
 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
潭本適足句脫又工訛作舛漢書作制 人主之行異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 布衣布衣者潭本者字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
 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建本作剽太義訛今擇良日 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忧
 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
 或數千里起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建潭本無兩字別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
 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其欲有卒也
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
從其舊以侯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潭本作秦

地訛今從別本改正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

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梁

即有後漢書作而為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尚割淮陽

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漢書作代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新鄭別本從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捷鉅偃反關捷也潭本作截訛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三國耳

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

此二世之利也二世潭本訛作萬世若使淮南久懸屬漢特以

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此下建本有省臣味死

伏前陳施下臣諛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

閒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言問其臣

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七十三字全係妄竄即臣聞聖主以下亦是錄漢書

之文惟陛下財幸與惟陛下幸少留意句相重複若

欲畱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於

臣諛竊味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並脫

聖字漢書有又末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

以下一段乃淮難篇之尾綴行於此今削去之

新書卷第一

新書卷第一

此下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且不仁三十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
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且不仁三十
三字潭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
也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雜湊當刊去
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建潭本夫秦下有自逆
二字以除上有危在存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怡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潭本作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
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且不仁三十
三字潭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
也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雜湊當刊去
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建潭本夫秦下有自逆
二字以除上有危在存

亡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潭本作內制天

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苟身常無意但

為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可謂仁乎潭本作使

制別本不寧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寧案此篇與益

壤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

五美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殄醢耳建本作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無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

止字訛作正今皆從潭本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潭本定治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漢書作莫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別本同。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權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機奇作柴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機奇。案柴之與機。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機車。此其証也。別本此處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却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

訛又漢書啓作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潭本作臥赤子待遺腹。潭本待作朝委裘而天下

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爲此五美。末二字當曰上文如文

文。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潭本作已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
 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
 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
 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偷猥猶言
偷安苟且建本訛作偷煖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
潭本作偷煖字書無煖字

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建

本是迹下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潭本作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

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皆衆理解也潭本無解字

然至醜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

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潭本兩此字皆作者字勢已

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

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醜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

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斫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譚本胡訛作故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

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

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譚本無是故也字

于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

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

語曰。焰焰弗滅。炎炎奈何。焰焰舊本皆訛作燒燒字書未有所考今從金人銘

作焰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未形上也

智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閒忽橫互十八字是事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譚本改次為故亦非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

韓非子作周行人下同辟疆音闢疆潭本即作疆字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煬。煬字書不載煬字案韓

非子作煬衛文公名也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潭本分作陞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周襄王出逃伯鬪。二字不可曉疑行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潭本未作未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當作特或本是植字士有琴瑟叔孫于

奚者衛之大夫也。左傳作仲叔于奚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

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

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音單亶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

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

自艾傅郭者歸。艾刈同傅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

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資建潭本作還季孫聞之怒使

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

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建潭本脫令字是今從別本增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國之而貴於文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

潭本故堂九級上別本堂作陛廉

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

潭本從漢書作等列

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

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

建潭本上訛作廉帝今据下文改

醜禮節以治君子

建本醜譚本仍作恥

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係縛榜笞髡削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潭本無則字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別笞僇弃市之法。建潭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衆字。僇與罵音義同。建本作僇。潭本訛作笞。係今皆從別本。然則堂下不亡陞乎。潭本無下字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建本無辱字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潭本無此五字若夫束縛之。係繼之。輸之司空。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爲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卽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寇。非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建本有事字無一字今案一字亦當有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潭本此上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炭變聲。必

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

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建本脫衆人畜

從潭本增別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潭本作

本我字不重報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建本脫彼將犬馬以頑頓無恥。莫苟無節。漢書作莫

下十一字潭本有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

苟若而可。兩則字潭本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困而擊之矣。漢書作則困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

新書 卷二 九

建本最訛罷譚本依漢書但皆作俱又作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

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

者建譚本汚穢倒又男女上有姑婦姊姨母五字係妄竄今刪不謂汚穢曰帷簿

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建本脫者

不謂罷軟五字譚本有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

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

者譚本訶從漢書作何下同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清

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音才性反蘇林曰

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別獄也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

書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譚本作造請其罪耳非其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盪而加也頸盪建本訛作頭矯其有大罪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舊本皆作聞令訛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摔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建本

脫曰字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喜讀為熹漢書作熹宋祁引王仲弓說亦

謂當作熹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

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

譚本報上無而字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

忘家公醜忘私建本作醜諸本皆作爾漢書作耳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建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

六字潭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建潭本作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別本

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志利

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

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

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大息者也建本為作謂今從潭本

新書卷第二

陳仲公卷二

去離義所在主之化也...
 之臣誠死...
 如...
 金城...
 其...
 之...

官版見本

曰臣為是大本

其本為本

